

# 从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到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 \*

——试论毛泽东思想对韩国当代社会的影响（之一）

张红秋 \*\*

## 국문개요

2005년에 한국대통령 노무현이 공식적 "동북아균형자론"을 외교정책으로 제출했다. 이것은 노무현과 그의 막료들의 생각일 뿐만 아니라 한국 좌파진영이 오랫동안 추구한 국가와 민족 독립자주(獨立自主)를 실현하기 위한 노력이다. "리영희의 가장 충실한 제자"인 노무현의 "동북아균형자론" 외교사상이 리영희한테서 영향도 받았다. 리영희를 통해서 노무현이 갖고 있는 "동북아균형자론"이 한국좌파사상전통과 관련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중국의 모택동시대와 모택동사상과 관련도 갖고 있다.

주제어: 모택동사상 독립자주 리영희 노무현 "동북아균형자"

## 목차

- 1、李泳禧对毛泽东思想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介绍
- 2、李泳禧借中国之镜反观韩国丧失自我的“祖国现代化”及其外交
- 3、李泳禧对韩国国民及卢武铉总统的影响
- 4、“东北亚均衡者论”的现实境遇

2005年3月2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陆军第三士官学校毕业典礼上首次正式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说：“现在我们不仅要为韩半岛，而且要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均衡者的作用。”关于卢武铉总统的此番言论，一般将其实质看作“韩国不想在中美日之间做出选择，长期看是想超脱事外，避免卷入大国冲突，近期看则是有意适度拉近与中国的距离，构筑东北亚均势。”<sup>1</sup>这是从国家外交的现实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韩国政府对外交政策所做出的调整。但是笔者以为，卢武铉作为一位具有明显左翼思想倾向的总统，其“东北亚均衡者论”在考虑国家的现实利益的同时，也显然在努力实践韩国现代史上曾一度兴盛过的左翼思想之梦想。换句话说，“东北亚均衡者论”并非仅仅是卢武铉总统及其幕僚的一次构想，而是深深根植于韩国现代史上几十年来的左翼思想传统之中的，可以称之为“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由于笔力与篇幅所限，笔者不可能对韩国现代史上的整个左翼思想传统与“东北亚均衡者论”之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述，在此仅想选择被誉为“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sup>2</sup>、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第一人的李泳禧先生作为论述对象。通过李泳禧先生这一中介，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不仅与韩国左翼思想传统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中国的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关联。

\* 本文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者交流项目（2006~2007）的资助。

\*\* 中国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讲师； 한국 배재대, 전임강사； zhqhan@hanmail.net

1 李敦球：《韩日领土与历史争端和韩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北京：《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3期

2 参见康俊晚：《李泳禧：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首尔：盖马高原，2004年。在该书序言中，康俊晚指出：“我认为，‘通过李泳禧的生活看韩国现代史’或者‘通过韩国现代史看李泳禧的生活’，只有这样来说，才能对李泳禧、当然还有对韩国现代史进行更好的理解。”第8页

## 1、李泳禧对毛泽东思想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介绍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世界冷战格局中，韩国作为美国的血盟兄弟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一直把中国、苏联、北韩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头上长角的恶魔，向全体国民灌输反共意识形态。在韩国当代社会中，第一个打破这种反共意识形态、赋予社会主义中国以正面形象并提倡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的人，便是李泳禧。尽管韩国社会对李泳禧的功过争议不断、毁誉交加，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李泳禧在韩国现代史上占有至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将与韩国现代史永远纠缠在一起。

一介文人的李泳禧主要是通过其著作对韩国社会发生影响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了《转换时代的论理》（又译《转换时代的逻辑》）、《偶像与理性》两本评论集和《与八亿人的对话：在现地观察中国大陆》译文集。这三本著作对韩国社会、尤其是对韩国当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醍醐灌顶的影响，指引青年一代“睁眼”审视、正视韩国社会中已经变成了“常识”的反共意识形态。其著作之所以能产生醍醐灌顶之效，很大程度上源于李泳禧对红色中国的正面介绍。<sup>3</sup> 这些介绍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共领导体制的形成过程、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等。在此笔者所要集中讨论的是，李泳禧对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介绍及其对李泳禧本人以及对韩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在李泳禧看来，新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来源于中国自天平天国以来的思想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实践。首先，从近代以来的思想传统来看，李泳禧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把太平天国运动而不是鸦片战争视作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其理由在于天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思想相结合、并最终本土思想抵抗外来文化的思想传统。太平天国运动把外来的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本土的“大同”思想相结合，以此组织民众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命，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场对内反封建反压迫、对外反帝反殖民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反抗外来势力的。所谓“天平天国是西方思想和帝国主义生出来的儿子，结果儿子对父亲进行了反抗”。<sup>4</sup> 这一既接受又反抗的思想传统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依照苏联人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是因为中国革命自身的必要性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最具中国特色的要素融合在一起，用中国的方式加以变通接受。”<sup>5</sup> 这样，以太平天国为起点的接受与反抗的思想传统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开花结果

---

3 第一本评论集《转换时代的论理》（1974年）收录了五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分别是《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际》、《对大陆中国的视角调整》、《权力的历史与民众的历史》、《从思想变迁看中国现代化百年史》、《中国领导体制的形成过程》。第二本评论集《偶像与理性》（1977年）收录了七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分别是《中国，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周恩来外交哲学与实践》、《中国和平五原则外交的内外》、《第三世界何以望中国》、《日中关系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译文集《与八亿人的对话》选译的是西方著名人士在亲历毛时代中国后所写下的亲身体验和现场见闻，这些译文的原作者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日本等，包括教授、研究员、记者、杂志编辑、作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等各色各等的人物。由此不难看出李泳禧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当时中韩两国还未建交，不但不能相互往来，而且在韩国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也几乎为零，李泳禧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几乎完全依赖第三国的外来文献，尤其是日本。

4 李泳禧：《从思想变迁看中国现代化百年史》，收入《转换时代的论理》，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4年，第127~128页

5 李泳禧：《中国，什么样的国家》，收入《偶像与理性》，京畿道：大路社（即Hangilsa，下同），

了，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结合，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源自中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过程中，完全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取得的，甚至连苏联也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韩国民众常常以为是“共产主义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集团”，从而使中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实际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少得可怜<sup>6</sup>，而且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苏联采取了支持蒋介石、否认毛泽东的立场。<sup>7</sup>在抗战结束之后，斯大立即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协助条约》，支持蒋介石政府。由此可见，中共革命不但没有得到苏联的帮助，反而受到了老大哥的排挤和打压，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斗志而赢得的革命。“谁的力量也不借助，只依靠中国农民和领导他们的少数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这种自豪感支撑着他们的独立性。”<sup>8</sup>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转化成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延安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在大生产运动中显示出了巨大的现实力量，并且成为此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思想动力。李泳禧在《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一文中，专门谈到了自力更生哲学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的国力，不是像我们常常所想的那样说的是军事力。它也不仅仅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土、人口、资源、经济、国民的知识水平、各种制度、国家的理念、领导人以及文化和传统……等这类东西的总体力量，甚至还包括那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那个民族或国民的创造力和勤勉性。”<sup>9</sup>“为‘中华’自豪的、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有着一百年来遭受外国势力统治的惨痛经历，正在以不再重蹈覆辙的意志奋发向上。这种民族意志，用一句话来说，便是‘自力更生’。”<sup>10</sup>自力更生是一个国家最为核心的“国力”，正是中国特有的自力更生精神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与其它后发国家不同的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许多从外国势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所加紧追赶的“现代化”、“工业化”，大体上不过是以贷款、援助方式接受其它国家的资本、物质、技术、知识，依瓢画葫芦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但是中国的情况与此常规形成鲜明对照。拒绝贷款、援助，把民族、国家的独立看得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哲学，把八亿中国人民曾经的懒惰、愚钝、利己、依赖、宿命、虚弱的精神状态抛在了一边。”<sup>11</sup>

---

1977年，第98页

<sup>6</sup> 李泳禧举例说，根据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情报机关逮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负责人的供述，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包括日本、朝鲜、中国）支援的金额不超过1万5千美元，而毛泽东能从中得到几分之一呢？相反美国在1933年一年对蒋介石的支援就超过了5千万美元。参见李泳禧：《中国，什么样的国家》，《偶像与理性》，第88页

<sup>7</sup> 例如，1945年4月15日莫洛托夫对前来莫斯科的美国特使海里曼和赫尔利将军说：“①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②他们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的中国社会的不满、不平分子。③对中国共产党不会有任何援助。”斯大林则说：“①蒋介石是廉洁之士和爱国者。②知道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但这不是蒋介石的责任。③与蒋介石有私交（直到1950年才和毛泽东见面）。④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⑤认可美国对战后中国问题解决的主导权。”参见李泳禧：《中国，什么样的国家》，《偶像与理性》，第88页

<sup>8</sup> 李泳禧：《中国，什么样的国家》，《偶像与理性》，第94页

<sup>9</sup> 李泳禧：《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偶像与理性》，第176页

<sup>10</sup> 李泳禧：《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偶像与理性》，第178页

<sup>11</sup> 李泳禧：《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偶像与理性》，第178页

不但在国内的经济建设方面如此，在外交方面中共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建国后的新中国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弱国，所谓“弱国无外交”，但是中国领导人本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传统，凭着他们的过人智慧，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国际外交原则。这是弱国向强者提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当然，在强者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作为弱者的中国要想维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自主，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中国在60年代初期，为了使国家的独立自主不至于受到苏联的制约，在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三四年时间里，咬紧牙关把因参加朝鲜战争而向苏联借贷的近10亿美元贷款全额还给苏联。虽然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了忍饥挨饿的代价，但是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尊。而且通过这次事件，中共领导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真正独立，只有依靠本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才能实现。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使中共领导人更有底气、有胆识不屈从于超级大国苏联的压制和摆布，反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与苏联唱反调。

在积极肯定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基础之上，李泳禧还对新中国外交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技巧极为赞赏。他认为，中共外交并非只有坚硬的一面，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之下又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这就是周恩来外交中所表现出来的“竹”（原则性）与“柳”（灵活性）的外交技巧。在李泳禧看来，新中国外交政策“作为中国政治政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毛泽东‘矛盾论’构想的具体表现”，“是把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外交中的矛盾处理方法”。<sup>12</sup>“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此基础上存小异求大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毛泽东最为根本的构想。”<sup>13</sup>这种矛盾论思想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把与最敌对的美国的关系看作主要矛盾，把与新兴独立国家和许多坚持中立主义路线的国家的关系看作次要矛盾，这是中共外交路线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外交的基本路线是团结“中间地带”的新兴独立国家和中立国家，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包围和孤立，并实现对美国的反包围和反孤立。这种立场即使在1972年与美国签署的《上海公报》中仍然是相当清楚的，坚决申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中美之间需要接触和交往，“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这种灵活的外交策略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法。而这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权”辩证思维方式。

## 2、李泳禧借中国之镜反观韩国丧失自我的“祖国现代化”及其外交

李泳禧对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介绍，意在批判朴正熙及其之后的政府所推行的“祖国现代化”高于一切的经济建设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仆从外交。李泳禧曾经从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精神主义与物质主义相对立的角度来梳理中国自天平天国以来的百年现代化历程，把这个过程称作克服和抵抗的过程。<sup>14</sup>他认为这种克服和抵抗的姿态与精神在毛泽东所缔造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扬。但是与此相反，朴正熙所推行的“祖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政策及其国际外交恰恰是在缺乏克服与抵抗的过程中来展开的，其结果必然是使国家、国民丧失掉自主性和自立性。因为朴正熙政府所奉行的“祖国现代化”高于一切，实际上就是物质高于一切、速度高于一切，只要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它一切都应该为之让道。什么民族的尊严呀，国家的独立呀，统统都成为了次要的东西。这种缺乏抵抗的“祖国现

<sup>12</sup> 李泳禧：《中国和平五原则外交的内外》，《偶像与理性》，第143页

<sup>13</sup> 李泳禧：《第三世界何以看中国》，《偶像与理性》，第150页

<sup>14</sup> 李泳禧：《从思想变迁看中国现代化百年史》，《转换时代的论理》，第123~138页

代化”不过是丧失了自我主体的可悲的物质主义。毛时代所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作为朴正熙“祖国现代化”的对立面，恰恰映照出了后者的肤浅和仆从。这不但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外交、思想等各个社会领域。

在经济建设方面，韩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大体上不过是以发达国家为模仿对象的邯郸学步。而且过度依靠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贷款、援助、资本、技术等，结果必然使韩国现代化带有先天缺陷。为了换取外汇，政府甚至不惜鼓励女性出卖自己的肉体，向曾一度吞并了韩半岛的日本人献媚求荣。<sup>15</sup>而这在李泳禧看来，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肉体买卖关系，而是对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性别隐喻。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在发达国家面前，只能充当出卖色相的女性，献媚于发达国家这个强壮的男人，以此来讨得一点活命钱。对此，有人用权宜之计来解脱，但是李泳禧指出，这样一种丧失了自尊、自立的无视“质”与“德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无法将之美化为卧薪尝胆式的权宜之计的。<sup>16</sup>只要看看在“祖国现代化”过程中牺牲了自尊与脸面的女性至今还无法找到自尊，见到外国人就卑躬屈膝，就明白“卧薪尝胆”、“权宜之计”的说法何其虚假。也有人说这是后发展国家无法摆脱的命运，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建设就成功地摆脱了后发展国家充当受辱女人的命运。毛泽东“拒绝贷款、援助，把民族、国家的独立看得更加重要”，号召全国人民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sup>17</sup>即使是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贷款和援助，如果威胁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毛泽东也是断然拒绝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把巨额贷款如数还给苏联便是例证。

在政治和外交上，韩国虽然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实质上却沦为了美国的隶属国。这是李泳禧对韩美关系的根本性认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直到2003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比日本帝国主义时代1910年后的殖民地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要好一些，但是与1905~1910年之间的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处于类似的水平。我们应该以羞耻的心情来对自己的奴仆样子进行彻底的、冷酷的批判和反省。”<sup>18</sup>与此相对照，北韩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于南韩，但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却比南韩更有自尊心、自主性。金日成主席去世的时候，北韩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疯狂般的哀悼行为通过电视被南韩人民收看到后，南韩社会讥讽、谩骂不断，称之为“集体的歇斯底里”。但是这只是局限于南韩的思考范围而得出的结论。金日成主席为什么会受到北韩人民那么热烈的爱戴和尊敬呢？其中当然有党的宣传机关长期以来的树神运动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些南韩社会所不知晓的因素，譬如金日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力更生路线获得了从殖民地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无数人民群众的惊叹。<sup>19</sup>但是南韩民众的眼睛看不到所有的这些正面因素，一味嘲讽北韩人民愚昧的偶像崇拜，却看不到自己“只要主人让吃饱饭，什么主权啦、政府啦、国民啦、人格独立的重要性啦，统统抛至脑后”的可怜样。美国进入韩国半个世纪以来，国民的意识“已经永远被对美国的崇拜思想、对美国的彻底劣等意识给主宰了，并且陷至着迷境地。他们在丑恶的漫长岁月的独裁政权下，只要有物质的恩惠，便无视精神的、人格的、人性这些东西所具有的更贵重的价值。……以对美国无条件地服从为代价，换取美国不对韩国采取经济报复或者承诺给予若干部的物质恩惠，他们为这样‘充满现实感的外交、令人满意的外交’拍手喝彩。”<sup>20</sup>韩国国民在思想和精神上已经彻底陷入了美主韩仆状态，“大多数国民都患上

15 李泳禧：《外汇与日本人》，《转换时代的论理》，第179~182页

16 李泳禧：《光复32周年的反省》，《偶像与理性》，第11~28页

17 李泳禧：《中国的国力——自力更生的哲学》，《偶像与理性》，第178页

18 李泳禧：《应该知道韩美关系本质上是主仆关系》，首尔：《明日新闻》，2003年6月20日

19 李泳禧：《民族统一的世界史认识》，《李泳禧著作集9——斯芬克斯的鼻子》，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270~271页

20 李泳禧：《应该知道韩美关系本质上是主仆关系》，首尔：《明日新闻》，2003年6月20日

了没有美国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自我能力丧失症，患上了外势崇拜症。”<sup>21</sup>这种依附的心态至今尚无法摆脱，且无处不在。

韩国历届政府都把美国视为同盟兄弟，把北韩视作头等敌人。但是李泳禧完全否认了这一主流看法。他把韩美关系视为主仆关系，把南北关系视作一个民族间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美国才是妨碍韩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罪魁祸首，韩国必须从美国的隶属地位中摆脱出来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关于几十年来韩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韩、美、朝三方关系，李泳禧将之形象地描述为：“南韩为了和北韩兄弟打架，把一个名叫美国的强壮男人喊到家里来，侍奉他坐在卧室的炕头上，几十年来赤身裸体地陪伴于床侧。”<sup>22</sup>甚至不无悲愤地描写道，南韩和美国的关系是受虐狂和虐待狂的变态男女关系，南韩越受虐待越有快感，美国越虐待越感到满足。名叫美国的男人以房主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房主人则陷入没有男人保护便无法活命的“自我催眠”之中，成为永远的“能力丧失者”。这个催眠术名叫“韩美安保条约”。<sup>23</sup>遗憾的是，韩国政府混淆了兄弟和敌人，并且诱导韩国民众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到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中共外交有着精彩分析并准确把握到其中的矛盾论与辩证法的李泳禧先生，也对韩国民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1993年金泳三的文人政府上台之后，李泳禧曾对之寄托了无限希望，表示对金泳三政府的南北统一政策“非常信赖”，相信金泳三总统的南北统一观“与此前的政府很不一样”。但是后来金泳三要求强化日韩军事体制、请求日本增加军费开支等诸种行为让李泳禧对金泳三由希望转为失望、并最终感到绝望。金泳三抛弃了南北和平统一的路线，转而奉行依靠武力占领北韩的“吸收统一”方案，仍旧延续了此前的军事独裁政府的一贯思路，把北韩视为敌人，将美日看作同盟。直到2005年，韩国国防部才在《2004年国防白皮书》中不再称朝鲜为“主要敌人”或“敌人”。

### 3、李泳禧对韩国国民及卢武铉总统的影响

韩国社会流行“386代”的说法，正如中国的“五四一代”、“文革一代”一样，“386代”也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所指。这一说法始于90年代中前期，指的是年纪大约30多岁，在80年代上大学，在60年代出生的一群。他们之所以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民族分裂、军事独裁；怀着共同的希望，如南北统一、实现民主、言论自由；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如阅读当时最重要的杂志《创作与批评》、最重要的书籍《解放前后史的认识》、《转换时期的论理》等；并最终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走上街头，要民主、争自由。就是这群人，把李泳禧尊奉为“思想的恩师”，如今他们又成为了韩国社会的顶梁柱。当然时过境迁，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圈的崩溃、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个体自身的思想变化，其中部分“386”人士远离了80年代运动圈的思想。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李泳禧对他们曾经所产生的影响。今天韩国民众普遍接受了北韩是兄弟、同胞的说法，在爱美亲美的同时也有对美的恨与仇，甚至于可以说卢武铉的上台本就意味着韩国民众对左翼思想的部分接受，而这一切皆与李泳禧的著作分不开。无怪乎2006年9月，李泳禧先生在其著作集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可以宽慰地说：“我曾经的主张已经变成了常识，我的文字似乎已完成其使命。”<sup>24</sup>

21 李泳禧/韩洪九（音译）访谈：《李泳禧：实行保安法的韩国依然是野蛮社会》，首尔：《京乡新闻》，2004年1月26日

22 李泳禧：《如果认识到韩美关系的本质的话……》，《李泳禧著作集8——鸟儿以“左·右”翅膀飞翔》，京畿道：大路社，2006年，第196页

23 李泳禧：《如果认识到韩美关系的本质的话……》，《李泳禧著作集8》，第195~196页

24 转引自尹平重：《理性和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京畿道：《批评》，2006年冬季号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对北韩所采取的一系列宽容政策和对美国所采取的说“不”姿态，韩国“右”的知识界日益认识到有必要对李泳禧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检讨和批判，开始猛烈指责李泳禧给韩国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引起注目的当数韩神大哲学教授尹平重所撰写的论文《理性与偶像：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在这篇论文中，尹平重指责李泳禧在打倒冷战反共意识形态这个偶像的同时，又树立起了另一个偶像，即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指责李泳禧对红色中国的正面介绍误导了韩国青年和民众，使他们成为“市场盲”和“北韩盲”，并且至今还使韩国国民陷入这种“盲”的迷梦之中。尹平重的论文曾引起了“左”、“右”阵营的一次激烈论争，论争的过程自然是题外话，不过这无疑再次印证了李泳禧的巨大影响。本来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圈崩溃的历史大潮流下，韩国“右”的阵营大约相信李泳禧很快将会淡出于韩国社会，但是卢武铉等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人士的上台执政，却使他们不快地认识到李泳禧的影响时至21世纪似乎仍然巨大，因此不得不加以猛烈抨击和批判。

从年龄上看，卢武铉当然算不上“386代”运动圈人士，但是他的确和韩国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以及“386代”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从1981年为在釜林事件中被捕的大学生做律师开始，通过与这些大学生的接触，没有上过大学的卢武铉开始了思想“意识化”<sup>25</sup>的过程，并一步一步走进了韩国的政治时局之中。他后来回忆说：“在釜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学生们努力使我理解因垄断资本而产生的剥削劳动和贫富差距矛盾。还劝我读使他们被捕的书。那是《转换时代的逻辑》、《偶像与理性》等书籍。”<sup>26</sup>如前所述，《转换时代的论理》、《偶像与理性》正是李泳禧影响最大的两本著作，卢武铉从李泳禧那里所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sup>27</sup>2003年6月20日，卢武铉在韩国中央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会上，这样描述自己从李泳禧教授那里所受到的思想洗礼。“在大体同一时期所阅读的书中，具有冲击力的还是李泳禧先生所著的《超越分段》。如果说阅读这本书受到了冲击的话，也就是说自己在此之前并没有阅读过多少书。大家也都多次阅读过的《转换时代的论理》、《与八亿人的对话》以及《越南战争》这类书，我也曾阅读过。1980年代初，阅读完《超越分段》整本书之后，头脑里挥之不去的是‘韩半岛局势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状况。在列强的角逐中，我们韩国的出路在何方’。大家好像都很清楚，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百年前，一百几十年前，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终于跪下了膝盖。但是类似的情况又在上演。因此，‘独自站着吧。别做什么指望，独自站着吧’，这是我们要首先要思考的方向。”<sup>28</sup>从中不难看出，韩民族的独立自主是卢武铉思考的首要问题，而这直接来源于李泳禧的影响和启发。不仅如此，在李泳禧著作的影响下，卢武铉对毛泽东似乎也产生了比较深厚的正面感情。2003年7月，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称自己所崇拜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两位是在不同的时代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人”。乍听之下，毛泽东成为卢武铉最崇拜的中国领导人之一，似乎颇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细究其思想背景，实属情

---

25 “意识化”一词在当代韩国社会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大体上讲，“意识化”指的是大学生或进步青年在接触到一些左翼书籍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从官方主导的冷战反共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世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并且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社会主义。李泳禧是使他们得以“意识化”的精神导师，因而被官方诬蔑为“意识化的元凶”，却又被进步青年尊奉为“思想的恩师”。

26 参见《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http://www.fec.com.cn/hotspot/hotspot.php?id=1820>

27 李泳禧对卢武铉的多方面影响，《月刊朝鲜》记者裴振荣在《卢武铉是李泳禧最忠实的弟子》一文中有着深入而详细的分析。参见裴振荣：《卢武铉，李泳禧最忠实的弟子》，首尔：《月刊朝鲜》，2005年9月号。

28

[http://www.president.go.kr/cwd/kr/archive/archive\\_view.php?meta\\_id=speech&id=419e0c7932fc6189f3c2de52](http://www.president.go.kr/cwd/kr/archive/archive_view.php?meta_id=speech&id=419e0c7932fc6189f3c2de52)

理之中。

2002年底当选为总统的卢武铉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独自站着”的梦想付诸于实践，这就是后来的“东北亚均衡者论”。当然，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均衡者论”是逐渐成型的，并且囿于现实因素在不断调整其内涵，但是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实质性改变。2003年2月25日，卢武铉在宣誓就任总统的致辞中提出了“东北亚时代论”，指出“韩半岛位于东北亚的中心”，“有望成为东北亚物流和金融的中心地带”，“在东北亚构筑起像现在欧盟那样的和平共存秩序，是我长久的梦想”。在这次致辞中，卢武铉主要强调的是要把韩国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商务、金融和物流的中心，但是其政治外交意图在最后也有所表达，“长久以来我们生活于边防的历史之中。有时候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做主，被迫接受依附他人的历史。但是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转机。”<sup>4</sup>4个月后，他在韩国中央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会上指出“新的转机”就是要“通过创造东北亚新秩序来结束边防的历史”，“开启自主的历史。”2004年5月27日，卢武铉在延世大学演讲时则进一步指出“东北亚时代论”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意义，还应该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改变我们民族的位置，改变所谓‘边防的历史’的命运”。何谓“边防的历史”？数百年来韩国处在大国的烽火纷争之中，饱受屈辱和苦痛，看大国的眼色行事。甚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边防的历史之中，美国的力量、日本的力量、中国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我们”，但是现在到了“如何摆脱掉我们韩国所谓的数百年来摆脱不掉的边防的历史、边防的命运”的历史时刻了，这就是东北亚新秩序所要实现的梦想。五天后，卢武铉在“世界韩人会长团茶话会”上，再次申明：“我们子孙们所要生活的历史，不是只会看着强大国家的眼色而苟存下来的国家的历史。我们自己要挺起胸膛去开拓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历史。以此来改变命运。这就是‘东北亚时代’一词中所包含的梦想。”<sup>29</sup>至此，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已经呼之欲出了。虽然每次发言的对象、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从其历次发言中不难归纳出以下两点，第一，“东北亚均衡者论”的核心思想是摆脱对大国的依附、鼓起胸膛堂堂正正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自主；第二，卢武铉之所以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似乎更多的是着眼于某种长久以来的“梦想”，具有比较强烈的道德上的理想色彩。

三十多年前，李泳禧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时，将之命名为“转换时代的论理”。何谓“转换时代”？他说，“我们已经进入不能用50年代冷战时期的思考方式来判断我们国家的安保问题的时代。……把反共产主义和‘反共前哨’当作国家生存的唯一意识形态，继续把与美国的‘血盟关系’视为‘永远的兄弟爱’的思考方式，恐怕是非常单线性的、不明智的。……70年代的远东地区，似乎应看作是中共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美国谋求亲密关系的时代。”<sup>30</sup>在此国际形势下，韩国也应该转换自己的外交思路，第一步就是从对美国的依附和隶从中摆脱出来，寻求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但是似乎直到今天，韩国还无法做到真正的“脱美”。2005年4月16日，卢武铉总统在访问土耳其期间，不是曾公开承认自己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韩国国民……比美国人更亲美的思考方式”吗？韩国左翼人士的“梦想”转化为现实似乎还道路漫长。

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论”常常被阐释为“脱美亲中”。“脱美”是实，“亲中”则未必。无可否认，卢武铉政府所推行的“脱美”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民众所接受，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韩贸易的急剧增长密不可分。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卢武铉政府的“亲中”。或许客观上的确造成了“亲中”的态势，但是并非其主观为之。卢武铉政府真正想实现的是左翼阵营一直以来的梦想，即国家和民族的完全独立，使韩国既不受制于美国，也不依赖中国。卢武铉所指的“边防的历史”，不只是最近五十多年来的历史，也包括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受的不幸命运。在此思想背

<sup>29</sup> 本段所引述内容参见“青瓦台简报”，<http://www.president.go.kr/>

<sup>30</sup> 李泳禧：《美军裁军与韩日安保关系的展望》，《转换时代的论理》，第199~200页

景下，我们才会听到卢武铉对布什说“中国历史上数百次侵略韩国。我们怎么会忘记这样的刻骨铭骨之痛呢”<sup>31</sup>之类的话语，才会明白卢武铉所谓的“别做什么指望，独自站着吧”所包含的深意。

#### 4、“东北亚均衡者论”的现实境遇

在新一届总统大选的紧锣密鼓声中，卢武铉政府即将落幕。五年前主张“疏美”政策的卢武铉时逢美军装甲车轧死两名韩国少女事件而获得了不少选票，但是执政五年之后却不得不面临着失去民心的尴尬局面。右翼阵营如《朝鲜日报》对其执政五年的全盘否定自不必说，就连最近刚刚当选为大统合民主新党总统候选人的郑东泳也公开承认：“开放的我们党的失败是在民心面前触礁的，我会深刻反省”。<sup>32</sup>卢武铉听上去十分诱人的“独自站着”扮演“均衡者”角色的梦想，怎会在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著称的韩国民众面前失去魅力的呢？

无可否认，在民族国家之类的理念盛行并深入人心的今天，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自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在当今讲求现实利益的国际秩序下，弱国试图谋求与大国平起平坐的位置，是需要实力的。“均衡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实力，但不知韩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实力。”<sup>33</sup>当然，正如李泳禧二三十年前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只是坦克几辆、国土面积多大、人口多少，还应该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国民的整体精神面貌等等。几十年前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是一个没有多少实力的弱国，但是中国人依靠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也曾经在强国对峙的国际格局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保持了民族和国家的真正独立。甚至于朝鲜，在李泳禧看来，也比韩国获得了更多的民族自尊和国家独立。但是在当今这个经济主导一切、禀奉现实主义的国际社会中，中国人当初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无偿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的巨额贷款，或许是过于理想主义的非现实之举。人们的观念已经改变，现实已经放逐了理想，在这种现实面前，卢武铉的追求和梦想无可避免地会被现实利益信奉者嘲讽为“荒唐的文字游戏”。<sup>34</sup>

时代已经变化，卢武铉的道路还能走多远？他曾表示，“韩国同盟关系中，韩国的发言权正在逐渐增大。只要大多数国民认为目前的道路正确，即使再艰辛也会努力发展下去。”<sup>35</sup>但是令他遗憾的是，随着五年任期的结束，韩国国民似乎越来越认为“目前的道路不正确”。有人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东北亚均衡者论”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称之为只得到了“韩国自主意识”。<sup>36</sup>但是即使这样，韩国学界对这唯一的收获也提出了怀疑，“韩国自主意识正在陷入‘自主’还是‘同盟’的20世纪的排他的两分法”。<sup>37</sup>卢武铉的“均衡者”外交似乎成了彻底的失败之举。

但是“韩国自主意识”真的成为了应该抛弃的上世纪遗物？韩国国民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著称，但是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似乎并未从韩国国民的骨髓中消除，并且一再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如几个月前塔利班绑架韩国教会无偿做义工的21名人质的事件，事情发生后，被绑架者的家属自动聚集在美国驻韩大使馆门前请求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否从中看出，韩

31 2005年6月10日，卢武铉在韩美首脑会谈中的发言。

32 《郑东泳：不会对现政府的失败回避责任》，《朝鲜日报》中文版，2007年10月22日

33 《中国专家认为“东北亚均衡者论”非常矛盾》，载《朝鲜日报》中文版，2005年4月1日

34 韩国大国家党议员金文洙对卢武铉“东北亚均衡者论”等对外认识的批评。

35 2005年4月16日，卢武铉在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发言。

36 (韩)车在福：《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上)，北京：《当代韩国》，2007年夏季号

37 转引自车在福：《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上)

国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实际上缺乏某种坚硬的内核作支撑呢？这种内核或许就是国家民族“独自站着”的历史传统。弱国的真正独立和自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卢武铉或许已经做好了为了“独自站着”的梦想而损失经济利益的准备，但是韩国国民呢，他们做好准备跟着卢武铉去为了一个多少有些虚空的“梦想”而勒紧裤腰带饿肚子吗？今天的饿肚子并不一定在今天就能“独自站着”，但是从长远来看，也许会成为未来子孙们“独自站着”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北亚均衡者论”所取得的“韩国自主意识”也许并不虚空。

#### 참고문헌

李泳禧 著, 『轉換時代의 論理』, 創作과 批評社, 1974년

(李泳禧: 《转换时代的论理》, 创作与批评社, 1974年)

李泳禧 著, 『偶像과 理性』, 한길사, 1977년

(李泳禧: 《偶像与理性》, 大路社, 1977年)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8—새는 ‘좌·우’의 날개로 난다』,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 《李泳禧著作集8—鸟儿以“左·右”翅膀飞翔》, 大路社, 2006年)

리영희, 『리영희저작집9—스핑크스의 코』, 한길사, 2006년

(李泳禧: 《李泳禧著作集9—斯芬克斯的鼻子》, 大路社, 2006年)

리영희, 「한미관계 본질이 주인과 머슴관계임을 알아야」, 『내일신문』, 2003년6월20일

(李泳禧: 《应该知道韩美关系本质上是主仆关系》, 明日新闻, 2003年6月20日)

리영희·한홍구, 「리영희: "보안법 통용되는 한국은 아직도 야만사회"」, 『경향신문』, 2004년1월26일

(李泳禧/ 韩洪九 (音译) 访谈: 《李泳禧: 实行保安法的韩国依然是野蛮社会》, 《京乡新闻》, 2004年1月26日)

강준만, 『한국 현대사의 길잡이』, 개마고원, 2004년

(康俊晚: 《李泳禧: 韩国现代史的开路人》, 盖马高原, 2004年)

윤평중, 「이성과 이상: 한국 현대사와 리영희」, 『비평』, 2006년 겨울호

(尹平重: 《理性和偶像: 韩国现代史与李泳禧》, 《批评》, 2006年冬季号)

배진영, 「卢武铉은 리영희의 가장 충실한 제자」, 『월간조선』, 2005년 9월호

(裴振榮: 《卢武铉, 李泳禧最忠实的弟子》, 《月刊朝鲜》, 2005年9月号)

“青瓦台简报”, <http://www.president.go.kr/>

李敦球: 《韩日领土与历史争端和韩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北京: 《和平与发展》, 2005年第3期

车在福: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 北京: 《当代韩国》, 2007年夏季号

### **From Mao Zedong's Thought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to Roh Moohyun's Idea of "A Balancer in Northeast Asia"**

In 2005 South Korean President Roh Moohyun formally claimed that South Korea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a balancer in Northeast Asia". This is not only a vision of President Roh and his aides, but also an attempt of putting the Korean left-wing dream into practice. Korean left wing has dreamed the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of Korea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resident Roh has been ridiculed by the Korean right wing as the loyalest student of Lee Younghee, who is the forerunner of contemporary Korean left movement and whose thought has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thought of President Roh, including Roh's diplomatic idea of "a balancer in Northeast Asia". Therefore, through Lee Younghee Roh's idea of "a balancer in Northeast Asia"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Korean left-wing tradition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era of Mao Zedong and the thought of Mao.

Keyword: Mao Zedong Thought ;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Lee Younghee; Roh Moohyun; Idea of "A Balancer in Northeast Asia".